石園文集

石園文集卷七

清鄞　萬斯同季野著

文

與李杲堂先生書

村齋遼隔教言多違近構詩文何時快讀竊惟先生之文既可以傳後世矣茲有鄉邦一事須藉先生之文以傳者敢敬陳之吾郡人才至宋而盛至明而大盛近者鼎革之際更有他邦所不及者是不可無以傳之愚嘗有其志焉而苦力不能爲也先生爲文章宗匠此事非

先生之責而誰責乎前朝人物其顯著者旣已備列於國史其側陋者亦已採輯於郡乘此書似可無作顧國史但紀政績而不及家鄉之行其書旣略而不詳郡乘多徇請託而不免賢否之淆其書又雜而無別欲免二者之弊其惟浦江人物吳郡先賢之例乎望先生倣二家之法著爲一書採實錄之明文搜私家之故牘旁及於諸公之文集核其實而辨其訛考其詳而削其濫使善無微而不顯人無隱而不章此實不朽之盛事而亦先賢之有待於後人者也先生得無意乎嘗謂文人之

著述有可已者有必不可已者往時士人一登仕籍即有文集遺世徒供他人覆瓿之用此可已者也若編摹乎史傳紀載乎軼事使前人之名蹟得以不泯乎後世此不可已者也今此人物之志其在所不可已乎先生之文誠善矣傳之後世必不至于覆瓿然但可成一身之名初何益於天下之事惟以我之文章表前人之遺行使前人藉我而得以不朽者我亦藉前人而附以不朽豈非所謂相得而益章者哉今無才者不能著述而有才者又不肯著述此前賢之懿行所以多不傳於後

世也愚嘗讀李堇山四明文獻志矣卷帙不多搜羅未廣未足以盡吾郡人才也至若張司馬之郡志苟且成書疵謬顯著每一披閱氣輒填膺不知當時儘有讀書者何若是其抵牾也郡志終于嘉靖正宜續修補其後之缺而正其前之譌亦吾黨今日之事此書若成即可備修志之用是又一舉而兩得矣先生誠任筆削之權愚亦敢與討論之列不一年而即可告成矣不及今急爲採葺使先賢之行事愈久愈湮當亦君子之所痛心也伏惟垂聽而採納焉幸甚不宣

寄范筆山書

筆山足下弟德不加修頑鈍如故悠悠歲月無一可爲知己道者慚也何言雖涉獵記覽未嘗敢怠但玩物喪志昔賢所譏此亦何足爲知己道惟是生平素志有人所不知而不可不使吾兄知者謹一白之惟吾兄與我同志焉弟向嘗流覽前史麤能記其姓氏因欲徧觀有明一代之書以爲旣生有明之後安可不知有明之事故嘗集諸家記事之書讀之見其抵牾疏漏無一足滿人意者如鄭端簡之吾學編鄧潛谷之皇明書皆倣紀

傳之體而事迹頗失之略陳東莞之通紀雷古和之大政紀皆倣編年之體而褒貶閒失之誣袁永之之獻實猶之皇明書也李宏甫之續藏書猶之吾學編也沈國元之從信錄猶之通紀薛方山之獻章錄猶之大政紀也其他若典彙史料史概國榷世法錄昭代典則名山藏頌天臚筆同時尚論錄之類要皆可以參觀而不可以爲典要惟焦氏獻徵錄一書搜採最廣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傳雖妍媸備載而識者自能別之可備國史之採擇者惟此而已客歲館於越城得觀有明歷

朝實錄始知天下之大觀蓋在乎此雖是非未可盡信而一朝之行事暨羣工之章奏實可信不誣因其事以質其人亦思過半矣始歎不觀國史而徒觀諸家之書者眞猶以管而窺天也弟竊不自揆嘗欲以國史爲主輔以諸家之書刪其繁而正其謬補其略而缺其疑一倣通鑑之體以備一代之大觀故凡遇載籍之有關於明事者未嘗不涉覽也即稗官野史之有可以參見聞者未嘗不寓目也弟之素志如此顧其事非一人之所能爲亦非數年之所能就又自苦記誦不廣觀覽無暇

非得高才如吾兄者相與共事亦安能以有成故弟之意願吾兄暫輟詩古文之功而留意於此俟胸中稍有條貫縱儒生不敢擅筆削他年必有修史之舉亦可出而陪末議其與徒事詩文而無益於不朽之大業者果孰緩而孰急也且古文一道實難言之非盡讀天下之書而竭一生之精力必不能以傳後若但涉獵藝文摹倣前軌便欲自命作者吾恐縱有一時之譽未必卽有千載之名也蓋在一時則與當代之文人相頡頏傳之後世將與千古之賢豪相比量是以難耳古人固有名

滿一時而迄今讀其集不副其名者彼其人豈果欺世盜名哉蓋千古與一時不同軌也由是以言非果能盡讀天下之書竭一生之精力而自信其必傳者亦可擇術而從事矣今之操筆爲詩古文辭不過僅賢於專工舉藝者耳其於古人立言之旨概未有當也弟向嘗從事於此數年以來絕筆不爲者非不好也將有所專力而不敢分也嘗與同志言吾輩既及姚江之門當分任吾師之學今同志之中固有不專於古文而講求經學者將來諸經之學不患乎無傳人惟史學則願與吾兄

其任之誠留意於此不但可以通史并一代之制度一
朝之建置名公卿之嘉謨嘉猷與夫賢士大夫之所經
營樹立莫不概見於斯又可以備他日經濟之用則是
一舉而兼得之也伏惟矜其狂妄而留神採納焉幸甚
幸甚不宣

與錢漢臣書

漢臣足下前者辱贈序兄以為得其眞不知實未得其
眞也至若兄之古文則固吾所素服者也然向有進於
兄者弟試妄言之而兄幸妄聽焉大凡儒者讀書必有

先後當先經而後史先經史而後文集就文集而論當先秦漢而後唐宋先唐宋而後元明此不易之序也誠使通乎經史之學雖不讀諸家之集而筆之所至無非古文也何也經者文之源也史即古文也誠使得乎宋以前之法雖不讀元以後之集而筆之所至亦無非古文也何也元以後之文要本于宋以前之文也若乃先文集而後經史先元明而後唐宋秦漢則是得流而忘源也無乃失其先後乎哉弟微窺兄所讀書若于源流之閒有失其先後然者是以不能無𡚁於兄也雖然天

下之書亦何者非所當讀哉羣經宜讀矣而諸家之經解何可不讀也史記兩漢宜讀矣而魏晉以後之全史何可不讀也唐宋之八家宜讀矣而八家以外之文集何可不讀也若於經但守學官之傳註而不曉諸家爲何語於史但好馬班之文詞而不識三國以後爲何事於文但師八家之軌範而不知八家以外之爲何人繇世之不學者視之彼固可謂之讀書矣繇君子之善學者視之與未嘗讀書者何異況乎名爲讀書而實并有不及乎此者哉杜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蓋

必盡讀天下之書盡通古今之事然後可以放筆爲文苟其不然則胸中不能無礙胸中不能無礙則筆下安能有神故弟之意願兄毋急急於文集且絕筆不爲而大肆力於經史俟經史之學旣充然其有餘則放筆之時自沛然其莫禦諸家之集看其行文之法而可矣又何必急於撰著又孜孜以文集爲務哉前序謂弟不爲古文蓋自有說數年之前常有所論著後乃覺其空疏而已之誠欲使胸中少有所積而後發之於文故輟而不爲耳然則弟之不爲古文者正所以求爲古文也曷

亦與我同志乎狂瞽之言知無當於高明惟宥之不宣

與從子貞一書

旬日不見夢魂爲勞想同然也近讀何書作何狀嘗歎吾子之才以爲遠過乎我而惜其僅域於古文詞也今天下但知制舉業矣使有一讀書好古之士鄙舉業爲不足道而力工詩歌古文以庶幾於古之作者豈不誠賢顧儒者當爲之事寧無更進於此者乎其上者如身心性命之學此猶飢渴之於飲食固不俟言矣至若經世之學實儒者之要務而不可不徧爲講求者今天下

生民何如哉歷觀載籍以來未有若是其憔悴者也使有爲聖賢之學而抱萬物一體之懷者豈能一日而安居於此夫天心之仁愛久矣奚至於今而獨不然艮由今之儒者皆爲自私之學而無克當天心者耳吾竊不自揆常欲講求經世之學苦無與我同志者若吾子者既有好古之志又有足爲之才是可與我其學矣柰何專專於古文而於經世之大業不一究心也耶夫吾之所爲經世者非因時補救如今所謂經濟云爾也將盡取古今經國之大猷而一一詳究其始末斟酌其確當

定爲一代之規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若謂儒者自有切身之學而經濟非所務彼將以治國平天下之業非聖賢學問中事哉是何自待之薄而視聖學之小也吾嘗謂三代相傳之良法至秦而盡亡漢唐宋相傳之良法至元而盡失明祖之興好自用而不師古其他不過因仍元舊耳中世以後幷其祖宗之法而盡亡之至於今之所循用者則又明季之弊政也夫物極則必變吾子試觀今日之治法其可久而不變耶天而無意於生民則已耳天而有意於生民必當大

變其流極之弊而一洗其陋習當此時而無一人焉起而任之上何以承天之意下何以救民之患哉則講求其學以需異日之用當必在於今日矣吾竊怪今之學者其下者既溺志於詩文而不知經濟為何事其稍知振拔者則以古文為極軌而未嘗以天下為念其為聖賢之學者又往往疏于經世見以為粗迹而不欲為於是學術與經濟遂判然分為兩途而天下始無眞儒矣而天下始無善治矣嗚呼豈知救時濟世固孔孟之家法而已飢已溺若納溝中固聖賢學問之本領也哉吾

非敢自謂能此者特以吾子之才志可與語此故不憚冒天下之譏而爲是言願暫輟古文之學而專意從事於此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爛然於胸中而經緯條貫實可建萬世之長策他日用則爲帝王師不用則著書名山爲後世法始爲儒者之實學而吾亦俯仰於天地之閒而無媿矣苟徒竭一生之精力於古文以蘄不朽於後世縱使文實可傳亦無益於天地生民之數又何論其未必可傳者耶況由此力學不爲無用之空言他日發爲文章必更有卓然不羣者又未始非學古文者之

事也吾子其尙從吾言而無溺於舊學幸甚幸甚

海外遺集後序

往毗陵吳宗伯公盡節海外之翁洲先君子爲收其遺文手鈔成帙題曰海外遺集時斯同年方十四讀其書輒知敬其人以爲當此之時宗社喪矣區區海外一塊土豈足爲一成一旅之業而公以八十老人閒關從主卒與此土同盡斯其志欲何爲哉夫亦成仁取義之學講之平日當見之晚節耳蓋公爲諸生時東林講學之會方興從顧高諸公及同里孫文介公日談道德之奥

已而諸公遞逝公即代主其席學益有聞年垂六十始得一第出宰長興輒以所學爲治致忤時左遷其後自粵西而閩海自閩海而翁洲流離瑣尾日瀕于死而公益厲於學不以憂患而荒是其一生無日不以學爲事故當危難之頃卽能碎首捐軀無少濡忍然則公之忠公之學爲之也豈與世之徒矜名節激發於一時者比哉然公之學非但成就一身而已其家庭師友閒更有異者往公門人李忠毅公以擊璫死公友馬文忠公以寇難死公叔子公介先生以赴義死最後公門人錢忠

介公又以從亡海外死公皆爲詩哭之以不得死所爲
恨則公之抱斯志久矣故能從容就義視死如歸至此
而平日之志始慰更以見公之學又有沾濡乎父子朋
友也公之遺文旣爲先君子所輯其雜記瑣事不可以
載集中者尚數十帙先君子旣歿斯同寶而藏之無敢
失墜竊念公詩文當公之海內其他片言隻字爲手澤
所存者當歸之其子孫忽忽三十年無由一識其後人
以爲恨乙丑夏留滯燕山有客顧余逆旅則公之季子
公及也相與敘述生平悲感交集而公及篤行老成不

塈家學惓惓以遺集未盡刻爲念今年將返里門終剞
劂之事謂斯同當附一言因不揆而書其後以畢幼時
景仰之志云爾

大學辨業序

大學一書見於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大學敎
人之法使人實事於明親之道焉爾其法維何即所謂
物也其物維何周官大司徒之三物是也三物者一曰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一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一曰六
藝禮樂射御書數周先王設黨庠術序皆以此爲敎故

族師月書黨正季書州長歲考鄉大夫則三歲大比以
興賢能而大司徒郎以賓興之禮舉之當是時上無異
教下無異學其爲法易施其爲事易行也降及春秋世
教漸微而大學三物之法或幾乎息矣然教雖衰其成
規未嘗不在固人人之所共知此作大學書者所以約
其旨於格物以見三物旣造其至則知無不致而誠正
修齊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之矣後之儒者不知物
爲大學之三物或以爲窮理或以爲正事或以爲扞格
外誘或以爲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終無當

乎大學之正訓非失之於泛濫則失之於陵躐將古庠序教人之常法當時初學盡知者索之于渺茫之域而終不得其指歸使有志於明親者究苦於無所從入則以不知物之即三物也蠡吾恕谷李子示予大學辨業一編其言物謂即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謂即學習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物予讀之擊節稱是且歎其得古人失傳之旨而卓識深詣爲不可及也夫古人之立教未有不該體用合內外者有六德六行以立其體有六藝以致其用則內之可以治己外之可以治人斯之謂

大人之學而先王以之造士者卽以之取士其詳見於周禮其法實可推行乎萬世惜乎後之儒者不知也獨程子謂大學之道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旣知爲大學教人之法何不卽以三物之教釋之而乃指之爲窮理夫言學習三物則窮理在其中但言窮理則學習三物之事或未實矣李子本其躬行者著爲是編乃述古人之成法非創爲異塗以駭人而格物之正訓實不外此天下事固有前人不能知後人反知之者不可謂後人之說異乎前儒而驚疑之也至妄者

更疑周禮三物賓興之說亦未可信然則古之教士取士將無法乎若曰有法而是時五經未著文墨未興試問非三物而何法乎此予於辨業一編所以三復而不能自已也然李子謂此編大旨發於其師顏習齋先生則知先生之學識更有大過人者而恨予之尚未見也因併書簡端以致予願見之意焉

送劉鼇石南還序

劉子鼇石游京師余初與之接落落然也旣而讀其詩古文英偉有奇氣余始愛而與之交然今京師貴人往

往詆之爲狂謂其人不可近嗟乎此正余之有取于鼇石也度今之天下不狂者何限使有一狂者出乎其間視夫伈伈俛俛傴僂磬折於公卿前者不猶爲賢哉吾正疾今世之人不能狂耳果其能狂猶不失古志士之槩而世顧以爲怪甚矣天下之惑也鼇石卓犖觀書發爲詩歌縱橫超軼而古文亦矯焉不羣葢探源於古之作者其來有端緒而非世之勦襲陳言冥行瞀趨者比也鼇石閩人也而生長於滇之永昌弱冠丁僞周之亂滇黔楚蜀兵戈雲擾鼇石子身擔空橐間關數千里鋒

鏑飢寒身擯百死卒還其故鄉斯已奇矣問其讀書幾何年則自幼至今卒以道路爲家未嘗安居一日杜門誦習也宜其胸中枵然無所有而見聞甚富卽世之號稱淹博者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斯其人不更奇哉其祖別駕公官于永昌勝國之季張獻忠遺孽來犯毅然城守不屈而死今永昌有三忠祠公爲之首豔石固忠臣之孫也及抵故鄉則家業已罄不得不出游四方其才氣足傾動一世而爲人不肯委蛇從俗以是得狂之名屢游都下公卿大夫多知其才禮下之而卒不甚相

合則以其狂之故也然余交鼇石久雖時或放言不能順適人意而實不見其狂之態不知世人雜然而詆之者果何所指也夫以鼇石之爲人余猶嫌其不狂而世已不能容倘有若古嵇康阮籍近時之桑悅徐渭者游於公卿閒將更何以目之哉今鼇石以無所遇將返故鄉余願鼇石益堅其志毋變其故常使天下謂書生中猶有不隨流俗之士庶不失吾兩人相期之志也夫

送沈公厚南還序

明嘉靖時宣州多理學之士而僉事古林沈公與參政

宛溪梅公賓爲之冠逮乎萬曆其地多興於文學而僉事子修撰君典與參政子貢士禹金兩先生復爲之冠迄乎崇禎其流風益盛僉事曾孫修撰從孫曰耕巖先生者與貢士孫朗三先生又爲之冠上下百年閒世事之感慨何限而兩家文風依然若一何其盛也明之末造江南復社大盛海內名士無不入其中而兩先生及余先君子傑然爲社中眉目一時聲氣翕集往往訾毀時政裁量公卿以故巖廊之上亦避其諷議而沈先生風義爲尤烈當其保舉入都卽抗疏劾輔臣楊嗣昌督

臣熊文燦直聲震於輦下天子亦爲之動容雖不遂行其言亦未嘗加之罪一時朝野嘖嘖莫不歎天子仁聖能容草野之言而先生之讜論勁氣爲不可及也滄桑變興梅先生已辭世乃先生隱居著書巍然負海內重望者四十年恨余僻處海隅生當先王之世且獲稱通門子而不得一侍函丈耿耿此心何時能已然余不及見先生猶幸交先生之子自庚午春識公厚於燕山旅館自是五年每見益親其氣穆然其制行粹然信古所謂有道君子也讀其詩歌古文咸有矩矱似其爲人知

其得於庭闈之教者深矣會梅先生子耦長亦自宣州來與余有世講之好而公厚其姊壻也於是余三人者時相過從追述先人遺事不禁感歎念余三人各抱一經安常守困庶幾不墜家聲然視先人之卓然有立則已遠矣今日撫躬自問得不仰先型而惕然動念乎麥秋之月公厚將舍余南還余將何以贈之子輿氏有言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大雅之詩亦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聊以是當縞紵之贈

送宣城梅耦長南還序

往先君子交遊徧海內在宣州則梅朗三沈耕巖兩先生在鄰邑則黃棃洲先生最友善一時文采風流照映東南誠極友生樂事四人之中朗三先生最先厭世桑滄以旋先君子亦繼歿耕巖棃洲兩先生投老荒山巍然並峙海內望之不異景星慶雲之麗霄漢也已而耕巖先生亦不祿獨棃洲先生碩果僅存諸家後人余以受經黃門獲交主一昆弟頗聞梅先生有子曰耦長沈先生有子曰公厚皆讀書有文克紹家學而吾鄉去宣州千里而遙不獲一遘以為恨歲庚午余浪迹燕臺有

客顧予逆旅則沈子公厚也相見歡然誠昔人所謂傾蓋若故者未幾主一自南來辛未春耦長亦以赴春闈來於是四家子弟萃於一處相與披襟道愫文酒流連積年懷思一朝盡慰何其快也乃聚首無幾四月既望主一先歸居數日耦長又將戒道當歡會之時更有離羣之感余能不悵然耶竊念先君子輩當聲氣極盛時馳騁騷壇文社海內指之者不過謂名士風致然耳既而潦盡潭清咸各有以自見不隨腐草同盡乃知諸公固有以自立非徒一時標榜虛名藻繢浮詞而已也四

家子弟余最無似雖嘗保守先業不廢詩書然環顧此
中求可以不朽者而未有也微獨余不敢自恃卽在三
子亦恐未敢以爲足得毋惕然省憬然自慙耶從來名
父之子難爲繼卽如有宋諸大儒惟康節子伯温象山
子持之克自表見而程張後人無聞焉其在於明河津
新會崇仁姚江諸家咸不聞有賢子弟豈果父兄之失
敎哉亶由爲子弟不克力自振拔耳繼自今余與三子
相聚之時少相睽之日多惟各尊所聞行所知益崇令
德毋玷家聲可也因耦長之行書此以爲別且示公厚

主一俾交勉焉

送梅定九南還序

宛陵梅子游燕山余得與之定交其人溫然君子也而詩文落筆驚人眼所著古今曆法考中西算學通諸書詳而核博而辨卓然可垂世行遠信哉其足以成名也余客燕山久四方賢豪長者至止多與縞帶言歡要皆浮華鮮實之士若學成而可名士者亦無幾人梅子既善詩文又旁通曆學如此此豈今世文章之士可得而並駕耶嘗慨曆之爲學帝王治世之首務而後代率

委之疇人子弟致膠其法而不能通其義如有明三百年中學士大夫非無通曉其學者往往不見用其所用者不過二三庸劣臺官死守一郭守敬之法而不知變夫守敬之法非不善然在當時已不能無少誤乃歷三百年之久猶且堅執其死法其於曆果能無誤耶故古今曆法之疏無如明世之甚由專委之疇人不知廣求學士大夫講明其義也迨西法旣入其說實可補中國所未及崇禎初嘗設官置局博徵天下通曉曆法者與相辨析于是西人所著即名崇禎曆書而以元年戊辰

爲曆元其書實可施用今世所行西洋新法曆書即崇
禎曆書也但易其名而未始易其說乃世之好西學者
至詆毀舊法而確守舊法者又多抉摘西學之謬若此
者要未兼通兩家之學而折其衷也梅子既貫通舊法
而兼精乎西學故其所著曆學辨疑旁通曲暢會兩家
之異同而一一究其指歸乃知西人所矜爲新說者要
皆舊法所固有而西學所獨得者實可補舊法之疏略
此書出而兩家紛紜之辨可息其有功于曆學甚大梅
子又能制器所制窺天測影諸儀大不盈尺而曲盡其

精蘊方之於古卽一行王朴沈括之流未之能過不意文人之中有斯絕技余能不低頭下拜耶余與梅子交五載昕夕過從交相得也今於其歸胡可以無言

王中齋先生八旬壽序

北平王昆繩文士也而有磊落英傑之氣余愛而友之問詢其家世則知尊甫中齋先生乃明室禁衛親臣熟悉先朝遺事年八十矣而篤念故主不衰酒酣浩歌感懷疇昔常泣下沾襟余聞之不覺肅然敬愾然太息曰有是哉此魏苑粲晉徐廣宋家鉉翁之儔也而今尙有

是哉蓋王氏世官錦衣先生當烈皇帝朝仕爲指揮僉事日直禁廬凡天子興居食息及仗下謨謀陳奏靡不目睹而親聞嘗慨野史失眞多詆誣烈皇帝盛德爲著崇禎遺錄一篇雖卷帙無多甚有裨于正史余好網羅前朝故事每欲從先生質所疑而余客燕山先生反避地淮上相去二千里不獲親聆言論以爲恨今年先生返津門地近矣余又荏苒不克往日爲南望興嗟麥秋之月崑繩以先生年登八秩索壽言於余余固欲一見先生而不可得今得藉手以攄宿昔之志豈不快甚昔

唐柳芳為史官綴葺吳兢所撰國史起武德迄乾元為卷百三十而敘明皇晚歲事頗多缺略後謫官黔中會高力士亦以竄逐至因詢開元天寶軼事多世所未聞乃別為唐曆四十篇與正史並行於世是則故老之傳聞眞有關于國史況先朝耆碩至今日凋零已盡而先生巍然獨存且又經侍黼扆為天室親臣尤宇內所少則如先生者庸非今日之人瑞乎余家自始祖以來世官外衞頗與王氏類先君子以老孝廉坎壈歿世而不悔亦與先生相若而崑繩又與余定交則頌颺先生之

盛德以垂示後人宜無若余者聞先生年雖高精神益壯余他日南旋尚當走奉几杖一罄宿昔之所懷故因崑繩索序爲書此以先之

李杲堂先生五十壽序

學者之以古文詞鳴世也非騁其才力之爲難乃審其法度之爲難有明之爲古文詞者何止百家其初固出於一派也自北地信陽出藉口先秦兩漢而古文之派始分迨太倉歷下鼓其黨以觝排前人紹述何李於是七才子暨後五才子末五才子繼五才子之流羣奉王

約園刊本

李為俎豆而古文之派竟截然分為兩途矣彼其時志
矜意滿窺韓柳而陋歐曾非不人人自以為秦漢也乃
歿未百年而好古之士至有不能舉其姓氏者豈其才
力之不足哉亦不能審其法度以至於此也杜少陵云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沒
不廢江河萬古流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藉使諸才子
不規規於王李各審其法度以極其才力之所至未必
不可法而可傳也乃驁然志得以自命千秋而卒蹈少
陵之所誚亦可悲夫其時有晉江王道思者初亦剽竊

秦漢未幾而翻然一變盡棄其少年之所學而取裁于
歐曾一時如唐應德趙景仁羅達夫諸公皆藉以取正
而古文之法始得以不泯於後世爲王李之學者莫不
眾咻而羣詆之抑知千百世後溯古文正而派者固在
此而不在彼也耶吾鄉杲堂李先生自弱冠避世即肆
力於古文詞迄今三十年其學日富其養日深伸紙落
筆便可傳誦始亦嘗慕悅王李繼乃力祛宿習而粹然
一出於正吾師姚江黃夫子當代文章大家也亦許先
生之文以爲必可傳向使先生守其舊習而不變極其

所至不過如吳明卿徐子與宗子相諸人已耳安能卓然可傳如今日哉乃知文章之才力不足矜要在得乎法度之爲貴也今天下文人溺於陋習藐韓柳而陋歐曾者猶比比也使如先生者出而模範天下庶幾古文一道可以復興乃先生退居一室絕意斯世可以傳之千載而獨不能行之一時余能不以是爲先生憾雖然一時之行不足多千載之傳斯可貴後有作者由先生以泝王唐諸公知古人之正派端在此而不在彼則黃茅白葦之習必有時而去先生固自可以無憾余又何

必以是爲先生慽耶辛亥孟秋二日爲先生五十初度同人皆有言稱壽余惟先生之古文既可以傳後世則先生之所以自壽者亦既多矣又何假於他人之言因不揆而述古人之流派如此諒不以余言爲妄也

石園文集卷八

清鄞　萬斯同季野著

文

應嶴先塋記

應嶴之山先壟在焉其南上東向者二世妣也稍北爲三世伯妣又北則三世妣也折而南向兩冢並立者右則四世而左則五世之祖考及妣也先考及妣則又在其左焉尙右神道也南上叙次也三世以上不言祖考者隕身疆場祖不預葬也斯同曰蓋嘗瞻我先世之邱

襲而不勝世臣之感也有明分闔建戍列衞五百衞有指揮使有同知有僉事有鎮撫大都一衞之中多者二十人少者亦不下五六人統天下而計之則數千矣以故糾糾桓桓爲國虎臣者多出其中而身敗爵絶降爲皁隷者又何可悉數也議者見中世以後衞卒多不得人往往訾及於其制夫高皇以神聖立法豈不知爵以世及其子孫未必克自振拔哉以爲彼旣與我同休矣則必與我同戚故於崇德報功之中而寓建侯樹屏之意也彼其報稱罔聞身膺罪罟者固有負于國家然天

下之大列衛之多豈無懋建勳庸無忝世臣者亦不可得而盡沒也即如吾家自始祖以迄王父歷世維九受爵維十由三世以上死王事者四人由七世以下樹懋績者三人中閒三世亦皆奉職循理罔挂吏議何班班足述也曩令五百衛之臣悉皆如此則高皇之制固亦無失何至令世祿之家爲人口實如是耶此所以瞻先世之邱壟而不勝世臣之感也今者則時移世變世祿之家有求爲皂隸而不可得者而吾家兄弟子姓猶得於蓽門蓬戶中保守其詩書之澤不可謂非先人賜也

夫我始祖身膺草野始得祿秩以遺後人我二世以下
又能世修其職不墜厥德故克保有祿秩以及於我王
父而幷施及於我考暨我兄弟也我子孫今日可安享
其澤而不思所自來耶爲之贍一世三世而知沙場風
雪鯨穴波濤實我祖身嘗之苦也爲之贍四世五世而
知遺腹孤兒單宗弱子其保家若是之艱也爲之贍我
考之新塋而知甘心行遯絶迹市朝實所以不忘列祖
之思也一贍顧間而忠孝之思亦可油然而生矣故因
記先壟而及世祿之制幷世德之長以勵我小子以示

我子孫焉

逸老堂記

先王父庚戌歸里即營生壙於西皋之上築丙舍於其旁顏其堂曰逸老而歲時游憩其中暨我先考嘗讀書廬墓於此至我兄弟遂相聚以居而長兄於今抱孫焉由庚戌迄今甲子正一周而萬氏之居此堂者凡五世矣當我祖之時往來於此者大都擁車騎盛冠蓋賞花釣魚笙歌交沸此一時也迨我考之時勝友畢集談詞如雲賦詩響答聲搖林木又一時也至我兄弟侶魚蝦

友麋鹿樵夫牧豎皆得與我爭席而往日之風流都不可彷彿矣則是六十年閒閱萬氏之盛衰者莫此堂若也以盛若彼以衰若此吾兄弟之居此堂者得不有媿於先人耶吾祖若考兩世皆一人乃成就卓卓若此今吾兄弟八人反無一人克振其箕裘者青氈失於偷兒故第奪于戍卒攜婦若子櫛比以居俯仰此堂能無骨悚此我兄若弟所以撫膺椎心而泣血也雖然曩與吾祖游處者凡幾人矣今數其姓氏而其子若孫至有失身賤隸者與吾考游處者又幾人矣今過其家巷而其子

若孫至有不好紙筆者蓋時移勢換故家世族之不能保其先業者何可勝數今吾兄弟子姓猶得蒙先人之遺業而聚廬以居其秀者旣安於詩書而朴者猶不過操作於門內不可謂非先人之德澤而吾兄弟吾子姓益不可不有以承之也蓋所謂承家者在乎立身而不在乎富貴所謂立身者在乎詩書禮樂而不在乎顯達往先考之訓曰言顯親揚名於今日此吾所不願嗚呼莊誦其言爲子若孫者可以知所從事矣若但以栖息丙舍爲克負荷彼世之克保華屋甫田者何限吾未見

承家之譽果在乎此也吾兄弟其尚以不德是懼而思保先人之令名哉因不禁流淚而書之

追記先世所藏令旨事

明太祖之未踐阼也實奉宋主龍鳳之朔至丁未安豐既陷始改號吳元年其前之稱行中書省丞相暨吳王皆宋主所命也愚時猶及見太祖授我始祖令旨二道其一方爲丞相時後題龍鳳五年其一則爲吳王時後題龍鳳十年而二札之上皆大書皇帝聖旨則是太祖之初受命於宋主明甚今國史及諸家傳記皆没而不

載其意蓋爲國諱也不知此何必諱漢祖不嘗受命懷王乎韓氏之興與懷王何異不聞漢史爲高帝諱今國史何必爲太祖諱也况韓氏事雖不成而下中原蹟上都雲擾六合卒致元氏失圖皆其首發難之功則其所驅除實開太祖之先初非漢樊崇隋楊玄感之比綱目於玄感諸人猶未嘗書之爲盜則韓氏之立國何不可大書特書而乃爲太祖諱也他書言歲元旦太祖欲設宋主位而劉誠意去之則此歲之前太祖固未嘗不奉以朝也太祖身未諱而史官無識致沒其意甚可恨也

愚故追記之如此他日修正史者或可以是爲一證而正舊史之失云

循吏高公傳

今天下吏治難言矣使有仁心爲質確然爲斯民託命者豈非當世之麟鳳哉余於嘉禾得一人焉曰高公子修作循吏高公傳公諱以永字子修號荊門浙江嘉興縣人也自幼好修力學不倦長從里中施約庵先生游究心正學卓然有當世之志以康熙壬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閱七年己未始筮南陽之內鄉自明季大亂流

寇躪其地者十餘年民死徙殆盡正賦舊幾六萬止餘八千及楊來嘉反襄陽內郷與接壤軍需供億民益不堪及是亂雖少息而重兵猶駐襄時越境擾民閒且誘貧民爲廝養困則逃逃則捕繫其親屬以及鄰人不可悉數公下車甫三日有二卒稱將軍令縛人於市公聞大怒執之鬮於府府守畏威不敢問則告之撫軍及臬司迄正其罰自是樵採者不敢至民獲安堵公乃一意休息日咨民疾苦而噓植之初以軍興額外多私派公悉停免邑中賦分五則民墾荒者長吏必上中兼報民

畏賦重輒棄去公廣爲招徠悉報中下則貧者給以牛種兼令樹桑麻粟栗由是流亡來歸墾闢至數千頃暇則進儒生談說經史及舉業士多嚮風俗好訟公以至誠聽斷黠者不敢欺訟爲衰減地不產黑鉛而歲輸三百斤京師卽易之燕市其交納之費且不貲乙丑秋部議增諸郡鉛十一萬斤而派丙鄉者至二萬八千公以力不能應疾馳會城訴撫軍撫軍欲疏請而慮部中不聽乃令南陽諸州縣協解解官因以爲利郡守又左右之費益不貲公曰奈何以一縣故累十一州縣祈請益

急會撫軍遷去代者具疏乞免部議果不行公以爲大
慼刋歷年請免文牒成帙曰仁人君子見之庶惻然動
念乎先是宰內鄉者不二三年輒罷去未有至九年者
公亦時有詿誤賴上官知其賢獲保全戊辰晉安州知
州去之日士民追送數百里爲立碑建祠安州悉八旗
莊屯民田僅十之一二又皆沮洳斥鹵在畿輔爲最貧
其歲時膺役者號見年每里一人名雖輪值實奸黠者
主之凡解銀米修城隄供上官補驛馬之屬率取辦於
見年見年取之各里費一徵十民不勝其苦而有司以

爲便相仍不改公至察知其弊勒石大門外永爲禁革凡公事皆官自任不復煩里民民自是得安枕每大駕行幸諸州縣悉發隨行車安站馬牒至郎道民多告病公獨措置有方事集而民不擾歲大饑議發常平倉粟掾史慮上官有言力尼之公不從分給立盡會朝廷大發帑金行賑公策馬徧歷村落核其實而覩畀之赤日黃埃致面目黧黑不恤也州東有白洋淀衆水所會旱則涸而爲地民藝麥其閒所收恒倍旗丁謀奪之指爲馬厰地訐於撫軍撫軍下令淸核公言此固淀也偶涸

而爲平地今指爲馬廠他日水溢地不可得而按籍復索馬廠地勢必指他地實之是受害無已時也爭者怒必欲得之撫軍謂非丈量不可丈已有日忽霪雨連朝復成巨浸公言始驗而事得已壬申擢戸部江南司員外郎州人泣送如內鄉江南財賦半天下案牘最繁公防吏奸句較察嚴不憚勞勩明年夏以建醮祝釐日行炎熇中體大困復入曹治事不少休遂得疾以八月中卒年六十有三貧不能歸柩賴親故致賻始得行安州人聞之相率入都哭奠後公之子過內鄉其民攀留不

忍舍道及公事卒泣下沾襟嗚呼此豈非仁心爲質確然爲斯民託命者乎今不可得矣先世太常公巽志死建文之難數傳至膠州守文登由乙榜起家公曾祖也有循良聲生二子長林次梓林生工部郎中道素道素生禮部主事承埏皆舉進士梓生二子長翼光次道淳翼光生基重舉于鄉爲來陽知縣道淳由恩貢生爲光祿大官署丞有學行卽公之考生六子長以正舉于鄉爲臨海教諭公其第五子也生三子長孝本舉辛未進士今爲涇縣知縣次孝典國學生孝德諸生維高氏世

秉時禮爲禾中望族而公尤挺然不羣親師取友敦崇正學故其所成就卓卓若此生平好爲詩然不自收拾今所傳者皆其賸餘也余未嘗識公而與公之友敬可徐先生交習聞公之素履又徵於其鄉之賢者謂足當有道之碑故摭其行述爲之傳

宋遺民廣錄訂誤

梁棟已見程敏政宋遺民錄考周密癸辛雜志其人實無足取志言棟與莫子山友善一日有客訪子山留飲作餞偶不及棟棟憾之遂告子山作詩譏訕坐下獄久

之始釋未幾死後十年棟弟投茅山許宗師爲黃冠許待之厚棟欲挈妻孥來依許不聽棟怒大罵許不能堪告其作詩有浮雲暗不見青天句於是捕下建康獄未幾亦死其爲人如此豈有隱操可與皐羽所南諸公並立乎且志言未幾死而此錄謂庚寅以詩得禍乙巳卒則相去十六年矣何牴牾若是夫棟以魚羹不及致人於獄又以求依道觀大罵致訟可謂淡泊自怡無求人世乎敏政既失之於前此錄復仍之於後過矣

戴表元舉宋咸淳進士歷官行戸部掌故宋亡後三十

二年已六十餘復出為信州教授安得稱遺民

韓信同元名儒宋亡後四十四年出應仁宗延祐四年浙江鄉試不可稱遺民

何中元史入隱逸傳然嘗仕元為宗濂東湖二書院山長又行省聘為龍興郡學師非遺民元史既誤入且遺其為山長事殊失實即郡學師非亦隱者所處不當濫入此錄

仇遠曾為元溧陽州儒學教授非遺民

白珽仕元為江浙儒學副提舉不得稱遺民

羅椅本富家子貲産鉅萬所謂羅半州也爲人狂蕩詭誕僞爲窶子以欺世雖有詩名人皆薄之初附饒雙峯門牆中入賈似道戎幕後雖登朝以似道素賤其爲人不獲通顯晚以失臨度宗喪爲臺臣擊去踰二載而宋社亦亡吉安府志謂似道專國上書力詆其罪掛冠去不復仕此錄亦言上書詆似道棄官去終身不仕皆非實錄卽有詆似道之事亦在似道喪師舉朝攻擊之日非正當國之時也況其罷官實犯國法且在似道旣死之後乃謂其上書擊奸掛冠徑去不亦謬乎據周密癸

卒雖志其醜行不可殫述其不仕也特元人不用耳豈果石隱者流哉

湯仲及陳瀧高履常顧逢皆宋人未嘗入元故當時稱爲端淳名士由端平迄宋亡尙四十餘載未必元時尙在惟仲友有過買相故居詩似在宋元改革之際亦未必其入元也縱使元初尙存年已篤老無復出仕之理不當入此錄

文及翁爲僉書樞密院事聞元兵逼江南諷臺臣劾己章未上先出關遁此不忠之臣安得稱遺民

熊朋來元名儒仕元歷福州廬陵兩學教授福清州官非遺民

馬貴與廷鸞子仕元歷台州路學教授非遺民

汪夢斗仕元爲本郡教授其詩旣云傷心老作北朝臣何故入此錄

趙溍爲沿江制置大使元兵未至先棄城遁此誤國之賊安得稱遺民

羅志仁臨江人仕元爲天長書院山長非遺民

張叔夏戴剡源集有送叔夏入燕序非遺民

錢思復中元順帝至正十一年鄉試乃元末明初人非
宋末不當稱宋遺民
曾原一傳言紹寶閒領鄉薦寶乃寶慶紹乃紹定下距
宋之亡將五十載恐未必入元
羅向傳言咸淳中始第入元不仕考其書僧舍詩云鹿
鳴西上虎符歸虎符惟元有之正其仕元而歸自誇得
意之作也故下又有故老其遮官路拜沙鷗遥認隼旟
飛之句不然故老胡爲拜之且安得有隼旟此小人無
恥之至者而收之於遺民誤矣廬州在宋末隸淮西路

宋科舉制皆各州自試未嘗合試於省會元則淮西隸河南行中書省省設於汴梁在廬州之西北故云鹿鳴西上若在宋時安得有西上之事況考江南通志進士內並無羅向之名乎

張孟兼名丁明洪武時官山東按察僉事坐罪伏誅非宋人也其書丙午者時太祖未正大位猶稱宋龍鳳十二年明年丁未始稱吳元年故孟兼止書丙午非不用蒙古年號也

趙復雖未受元職然其教大行於北方日主講席終於

燕都非隱士也亦不當入

王翥寧宗時人未嘗入元不宜列此錄桑翥事見杜清碧谷音彼但表當時高節之士非專爲遺民而作故可及於翥若專錄宋遺民必抗志元世者始可入今考吳曦之叛在寧宗開禧三年下距宋亡正七十年豈有元初尚存之理而乃混入此錄乎

劉壎仕元爲本州教授非遺民

石園文集卷八

約園刊本